

无情未必真豪杰

——谈辛柏青塑造“谷文昌”

◆ 乔宗玉 文 王雨晨 摄



话剧《谷文昌》以倒叙的手法，回溯了解放初期南下干部谷文昌自来到东山，便踏实扎根东山，深入群众，解决难题。谷书记带领大家植树筑堤、战胜风沙，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一项德政收获十多万民心……该剧展现了谷文昌同志对党忠诚，心系百姓，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带领群众，变“荒岛”为“宝岛”，歌颂其“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坚定信仰、公仆情怀和担当精神。

剧组主创人员两次赴东山体验生活，充分听取党建专家、戏剧专家、普通观众、新闻媒体等各方意见，剧本易稿24次，多次打磨提升，终于获得专家、观众、媒体等各方的认可与赞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为话剧《谷文昌》“很感人，很成功，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都很好，真正打动人心，为主旋律创作作出新的表达”。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话剧史专家宋宝珍说：“《谷文昌》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结合现代舞台技术手段，展现了真实、生动、质朴、感人的英模形象。全剧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理念性的叙事逻辑，破除了罗列性的事件铺排，在英模题材的戏剧创作中，实为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值得肯定的成功之作。”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党员李静对《谷文昌》的感受是：“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兵，不是官老爷。”——朴实通俗口号到极致，可是谷文昌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心系百姓，公而忘私，这便是人间四月天！他无愧为一名真正的党员干部！虽然时代不同，纵然身份有异，可我想这伟大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党员同志学习和传承！”

在当代主旋律话剧题材的舞台呈现上，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演员

辛柏青以自己独特的个人特质及其对谷文昌精神的深刻解读，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谷文昌”形象。初看辛柏青“谷文昌”的亮相，那穿着深色大衣的暮年谷文昌，那穿着解放军军服的青年谷文昌，依旧闪烁着辛柏青早年扮演的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里留美科学家“高源澄”、话剧《狂飙》里“田汉”的影子，他是儒雅、谦和的，纯净的眼神、脸上略带着羞涩的笑意……

初次去东山采访时，辛柏青对谷文昌用过的笔记本印象深刻，他说：“谷书记将事情记录得非常详细。看了他的笔记本，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不仅肯动脑筋，

更善于解决问题。”随着对谷文昌的深入了解，在辛柏青眼里，“真实的谷文昌可不是那种‘端着’的干部，他有血有肉敢担当，做事变通不古板。生活里更是很有烟火气的人。”于是，我们看到，舞台上的辛柏青，不论是举止动作，还是台词处理上，摒弃了“虚浮华丽”的呈现方式，一切都是生活化，以质朴、本真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丰满、鲜活的好干部谷文昌形象。

剧中，谷文昌将妻子史英萍结婚时穿的衣服送给贫穷的村民，当村民们离去，谷文昌旋即转身向妻子下跪，乞求原谅……这一细节，真实地展现出平常小夫妻的“你依我依”的常态，引发台下观众笑声；同时，它又是真实、感人的。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三幕开始时，东山倒春寒气候下，许多木麻黄被冻死了。尽管谷文昌不同意，但村民们一个个自发地抱着自家的棉被裹住树苗，以防小树苗被冻死……此刻，老百姓无声、质朴的情感、举动，谷文昌既怕老百姓挨冻、又怕树苗冻死的焦急心情，形成一种无声的情感张力。

谷文昌与妻子史英萍的情感宛如涓涓细流，温润着黄沙漫起的东山。两人相爱于南下途中，是一对有着共同志向的革命伴侣。暮年谷文昌身患绝症，却不知情，在结婚三十年之际，他悄悄给妻子买了一件与当年那件送给村民的嫁衣一模一样的衣服，委婉地向妻子表达爱意与

歉意。辛柏青在演绎这一段戏上，看似寻常，又饱含深情，凸显了谷文昌终其一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人民的爱、对东山的爱、对妻子的爱，是谷文昌始终未变的情愫。谷文昌，借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剧末，谷文昌重回东山，木麻黄茁壮生长着，满眼绿意。谷文昌感叹道：“我对不起乡亲们，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呀！……”没有惯常见的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没有气吞山河的表白，辛柏青娓娓道来这段台词，愈是平静、深沉，却愈是让人感动落泪。当英雄还原为人，作为普通人一分子的我们，更为此觉得自己的渺小、不足道。

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东山老百姓尊谷文昌为“谷公”，“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当地多年的习俗。“又见袅袅炊烟，又见群群飞雁，你播撒一路春风，只为百姓梦圆！”人民将永远怀念“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谷文昌！



扫一扫请
关注
「新民艺术时评」

传奇审美中的道德传延

◆ 胡晓军

颜乌，春秋战国时人，家贫，至孝。汉刘向《说苑》载：“颜乌，亲亡，负土为冢，群鸦数千衔土相助焉。乌既死，群鸦又衔土葬之。”此地初名乌伤，后名乌孝，现名义乌，均由此来。当地又传，颜乌为免父亲被蚊虫叮咬之苦，不惜袒胸露背，舍身饲之，这比“二十四孝”中“吴猛恣蚊”的故事，早了五六百年。这两个传说，在婺剧《乌孝词》中成了人物的定位。直叙的重点和剧情的高潮，也奠定了该剧“传奇”的美学质地及风格。

“传奇”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一大传统，是一条贯通千年的审美风景线。综观历代经典，不少现实题材为主的剧作往往具有传奇色彩，而浪漫主义为主的剧作更是人神共处、你我不分。现实主义如《窦娥冤》之“三誓灵验”，浪漫主义者如《牡丹亭》之花神判官，历史久远者有《白蛇传》《天仙配》和《梁祝》，现代新编者有《情探》《李慧娘》《红楼梦》……庶几可称，中国戏曲的历史，就是传奇人物和故事的历史，这是戏曲“人神共喻”特性尚存并延续的具体显示，也是戏曲艺术与现实生活适度分离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华民族从诗歌到小说、从书画到戏剧的整体文化思维共性和艺术审美的外在诉求，绝非以“童话”或“幻想”之类词语所能掩蔽或抹消。从群乌衔土和恣蚊护父这两个传说看，“颜乌葬父”具有介于传说与现实间的性质，为戏曲原创提供了一次对传奇审美进行适度继承、使其重现价值和回复元气的良机。

有鉴于仅凭上述两个传说，不足以成就一台大戏，该剧以颜、孟两家人的纠葛及不同命运撑起故事框架，织成戏剧矛盾，从孟家收留颜家起始，到孟家逼迫颜家不成而驱逐之，再到颜家在山洞安身并实现自给自足，最后收留落魄的孟家老人作结。尽管其中情节桥段十分多见，可谓毫不新鲜，但该剧依然做到了令人相看厌。这既归功于“爱看故事”这一长期的民间积淀，也归功于戏曲艺术的魅力展现。

孝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基，所有道德规范之本。自古云“百善孝当先”，意义专而深远，因儒家的“修齐治平”就是将孝作为“修身”“齐家”的基础，再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推向整个政治社会的，于是孝就成了忠。换言之，忠孝实为一体，孝是忠的基础和出发点。古人认为，乌和鸦是两种不同的鸟——乌羽纯黑，能反哺；鸦羽灰杂，不能反哺，因此乌代表吉祥，鸦则代表不吉。乌鸦之别在剧中虽未明确，但编导将颜家父子的互相照料与孟家父子的互相利用形成对比，将颜乌马兰因爱成婚与少富翠翠窃财私奔形成对比，正应了两条情节线所内涵的两种道德观，既强化了道德反差和戏剧张力，更将孝道从个人的修行推向家风的树立，推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道德建设。义乌以属于本地的历史掌故、本土的戏曲剧种弘扬孝道，建设家风，倡导社会风尚，称之为“小剧演大道”“小地方看大中华”，不可不谓切切。

哈利·波特粉丝也能成为交响乐迷

◆ 朱光

“前来听音乐会的有格兰芬多的吗？”意大利电影交响乐团的指挥站在舞台上问。观众席里传来一片欢呼声。“赫奇帕奇的呢？”又传来一阵欢呼声。“拉文克劳的同学们！”欢呼声接着传来。“斯莱特林！”欢呼声不亚于格兰芬多——那是哈利·波特在霍格沃兹魔法学院读书时被分到的学院。这两天，在上汽·文化广场上演的“哈利·波特电影交响音乐会”，成了哈利·波特迷的大聚会。从来没有一场交响音乐会那么热情似火，那么群情激越。

这股热潮，在音乐会开场前就涌动了。按常理，进入文化广场看演出要经过安检。排队安检的人群里，有不少穿着黑色巫师袍子的年轻人，只是帽子的里子不同，红色的属于格兰芬多，绿色的属于斯莱特林。最简版的装扮，就是围上一条围巾。红黄两色的代表格兰芬多；绿灰两色的代表斯莱特林——“哈利·波特系列”的粉丝多半支持哈利·波特，所以支持格兰芬多；但是拥有巨大能量，几乎可以与格兰芬多势均力敌的斯莱特林，也有不少拥趸。以至于，粉丝们在安检等候时，都拔出了魔杖！沉溺于魔法世界的他们，没有料到安检是不会让看起来可能会伤人的棍子通过的。所以，安检前，他

们还忙于在大堂里摆出各种运用魔杖施法的造型自拍留念——随后，把魔杖留在安检处。虽然，他们的举动延缓了安检的速度，但是，一同排队的观众们不仅没有抱怨还纷纷凑上前去要求合影。其间，还出现了一位装扮成斯内普教授的老外，成为现场明星——因为扮演斯内普教授的英国著名舞台剧演员艾伦·里克曼于2016年1月因病逝世，所以粉丝们把对这一角色的热情都投射到这位老外扮演的斯内普教授身上……

这台音乐会由意大利电影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天幕上则播映哈利·波特电影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基本上，交响乐团是在为电影做现场配乐。电影从华纳兄弟的厂牌开始播映，此时就有配乐，直至电影结束后字幕滚动的10余分钟。除了对白之外，凡是作曲约翰·威廉姆斯原先有配乐的地方，现场音乐会响起。按理说，这种为现场播映电影同步配乐的形式并不算特别有创意，也谈不上令人十分惊喜，但是它创造了一个哈迷聚会、共鸣，与同好分享情感的奇妙时空。尤其是在第一部影片中，不少已经离世的著名演员重新出现在天幕上，令观众分外唏嘘。除了艾伦·

里克曼之外，扮演校长邓布利多的李察·哈里斯、饰演哈利姨夫的理查德·格里菲斯……如今空留身影在银幕。当影片播映到学年结束，邓布利多宣布格兰芬多学院总积分第一时，全场身穿格兰芬多校服的观众激动地鼓掌欢呼。剧终时分，二楼观众席挂出了代表每一个学院的口号，“金色雄狮格兰芬多”“高贵冷艳斯莱特林”……虽然意大利音乐家们看不懂中文，却也兴高采烈地让随队摄影师赶快抓拍。也有观众幽默地评价：“挂横幅，这也太international(国际化)了……”

演出前，有记者问了指挥这么一个问题——你是希望看到观众相对理性，遵守规则地欣赏呢，还是像哈利波特粉丝那样在电影高潮时情绪激动？这位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意大利贾斯汀·弗利尔表示，“我希望让交响乐拥有更多的新听众。”在欧美，交响乐的受众正如戏曲在中国——拥有悠久历史的艺术形式吸引的更多是老年人。通过电影配乐乃至电影配乐音乐会，传播传统文化的形式，是否能让我们也有所启示？

正如哈利波特粉丝也可能成为交响乐迷；小众艺术，通过大众传播，会让小众艺术的爱好者人数倍增。